

下卷

MEI GONG QING

林家成·著

卿既惹我，岂容反复？生不由你死不弃！

媚公卿



媚公卿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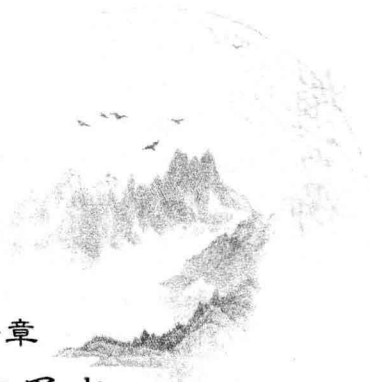
下卷

MEI GONG QING

林家成·著



江苏文艺出版社
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
PUBLISHING HOUSE



第十七章

一袭血蒙万军中

陈容看到王弘入内，不知为什么，被他的目光盯得有点羞涩，红着小脸向后退出一小步，媚眼流波地瞟了他一眼，喃喃抱怨道：“七郎，你怎么进来了？”

明明声音是抱怨的，听起来却有几分娇嗔；明明只是喃喃轻问，一出口，才听到靡软中透着沙哑。

陈容被自己的声音给吓了一跳。她浑浑噩噩的大脑，根本无法保持清醒，那来自体内的燥热，让她对王弘的步入，感到一丝窃喜和一缕不知名的渴望。

听到陈容的声音，王弘那明澈高远的眸子，顿时幽深了。不知不觉中，他的俊脸更红，同时，呼吸也有点粗重。

他还在呆呆地望着陈容，一步一步向她走去。

陈容又向后退出一小步。这一退有点不稳，她向后一歪，嚤咿一声后，委屈地蹙向他，嗔道：“别走了。”声音软绵，慵懒。刚刚说完，她觉得唇有点儿干，于是伸出丁香小舌舔了舔。

随着她那小舌滑过微蹙的丰润的唇，王弘不自觉地咽了一下口水。他望着她，低低唤道：“阿容。”声音有点儿哑，气有点儿粗，浑然没有了往昔的清冷。

陈容歪着头，波光潋滟地望着他，红唇如期待亲吻般掀起，“嗯。”

这“嗯”字，直如夜半呻吟，哪里还是说话，分明是从喉中吐出的渴望。

王弘的喉结滚动了下，他露出一个似是苦涩的笑容，低低问道：“你怎么在这里？”

陈容还在侧着头，她艳美的脸上红晕隐隐，眼神迷离地望着他，回道：“不是你要我回来的吗？”声音如此靡荡，直如那勾人魂魄的魔曲。

不知不觉中，王弘伸手抵在几上，垂下了双眸。随着他这么一低头，一缕半干的发绺垂下额侧，烛光下，他的左眼被掩盖在黑暗中。

这时，陈容突然唤道：“七郎。”声音有点儿大，可是尾音绵绵，情意无限。

低着头撑着几的王弘，喉结再次滚动了下。他没有抬头，只是艰难地说道：“什么事？”

陈容喘息了下，嘟囔着，绵软地说道：“你别过来，你不能过来。”

陈容嘴里这样说着，可她的小脸更红了，右手更是不由自主地扯向衣襟，想让自己更凉快些。可随着她的动作，那雪白的半丘，几乎露出了大半，便是那顶上的一颗樱红，也在烛光下若隐若现。

王弘只是瞟了一眼，便再也移不开视线。他紧紧地撑着几，手背青筋暴露，额头上一滴汗珠泛着七彩光芒，缓缓流下……

陈容歪着头，瞬也不瞬地望着那汗珠，她突然很想凑上前去，很想伸出舌头，把那汗珠舔掉。事实上，当她这样想着的时候，她的丁香小舌正在红唇间游移，她的目光，于迷离中，洇染了几分情欲媚意。

就在这时，双手紧紧撑着几面，低着头一动不动的王弘，突然声音放慢了，他低低地，以一种诱惑的语气轻喃，“阿容。”

“嗯。”陈容的声音，依然呢喃中透着丝丝沙软。听着她这声音，王弘绷紧的青筋剧烈地跳动了几下。

他吐出一口浊气，俊脸通红。好半晌，他闭上双眼，任由额侧发丝如缕，在眉梢眼角间晃荡，“阿容，你这次怎跟在冉闵身后？你们是什么时候遇上的？”

混沌中，他只觉得鼻端眼角，处处都是女儿芳香，要费很大的力气，他才能完整地问出这句话来。

陈容浑浑噩噩了，她只觉得口中越来越渴，身体也越来越热，她迷离的双眸，痴痴地望着王弘的双唇，也不知道自己说的是什么话，“是陈元啦，他丢了粮，要我去求冉闵。他们老是害我，都让我没有退路了。于是我去，我要冉闵偏不把粮还给他。我还把线路告诉他了。”

她说到这里，声音有点儿乱，她顿了顿，呆呆望着王弘的双眸一滞，喃喃说道：“七郎，你的唇看起来甚是好吮。”

一语吐出，伏几一动不动的王弘，猛然颤抖起来。他用尽所有的力气，紧紧地握着几角，重重地喘息了一会儿，才再次问道：“冉闵怎么说？”

陈容还在望着他，她的双眼已经迷离至极，一双手更是不停地扯着衣裳，整个人鬓发凌乱，玉带轻解，晶莹的肌肤已露出了好几处。

王弘不敢看她，他一眨不眨地盯着几面，声音清冽地再次问道：“你这次为了陈元丢粮的事找到冉闵，他说了什么？你为什么 would 与他在一起？”

他知道这时的陈容，有点儿头脑不清，所以问话的声音清冷，不但重复了一遍，还问得十分直白。

陈容歪着头，随着她的这个动作，半边衣裳滑落，左侧如凝脂玉雪般的肩锁露出。她迷离地望着王弘，喃喃回道：“他啊，他说我像他。他还说要娶我呢。”

“他说要娶你？”王弘的声音突然变高了。

迷糊中的陈容被这高音惊得一怔，她眨着大眼，恍惚地回道：“是啊，他说要娶我。”说到这里，她喃喃道，“七郎，我喜欢你，我不喜欢他。可是他说过会娶我……所以我要跟着他。”

她如此这般地重复着。在陈容不断地重复时，王弘也在重复，他在问着，“你要跟了冉闵？”

他的声音很高，他已听不进她说的任何一句话，他只是不停地问着她：“你要跟了冉闵？”

两个人都在自说自话，陈容似乎清醒了一些。只见她突然一顿，然后转过身，向门外冲去。

陈容的这个动作十分突然，而且果断。明明晕生双颊，明明眼波滴得出水来，明明不断地舔着唇，明明她的双手还在扯着令她越来越燥热的衣裳，可她这外冲之势，依然迅速果断。

她跌跌撞撞地扑到了竹门处。

就在这时，一双手臂搂住了她的细腰。

那股清雅的男人的气息涌来时，向外急冲的陈容便不可自抑地颤抖起来。她颤抖着，双股战战，整个人一边向下滑，一边无意识地说道：“不，不，不能，我不能……”

她不停地重复着，神志中已忘记了自己为什么不能，已忘记了自己说的是什么。

那双手臂紧紧地锁着她。他的胸，贴着她的背，他火热的呼吸，喷在她起了鸡皮疙瘩的颈锁间。

搂着她，王弘低哑的声音轻轻传来，“你想跟了冉闵？”声音特别暗哑。

陈容在他的搂抱中，软成了一团，她迷糊地支吾起来。

就在这时，她的眼前，看到两片薄薄的唇瓣。望着它，陈容停止了不知所云的喃喃自语，她慢慢地伸出手，慢慢地抚向它。她白嫩丰腴的手指，定在那唇瓣上，一边抚摸着它的轮廓，一边傻笑起来。

就在这时，那唇瓣一张，含住了她的手指，还在指尖轻轻舔了舔。

陈容的傻笑一僵，她哆嗦起来，那红润鲜艳的唇，也半张着，露出那抵在上唇内的丁香小舌。

突然，那唇瓣一移，重重地覆在她丰润的小嘴上，重重地堵住了她半张的小嘴。

瞬时，一股男性的气息，铺天盖地，如潮水一般地涌来。它占据了陈容的呼吸，堵住了她的心跳，充满着她的心田，横溢在她的脑海中、灵魂处……几乎是突然间，陈容泪流满面，她呜咽着嘟囔道：“好喜欢……”迷糊地吐出这几个字后，那双手臂把她紧紧一箍，同时，一物挤开她的贝齿，探入她的口腔深处，追逐着她的丁香小舌。

陈容呻吟出声。

她伸出双臂，紧紧地抱着眼前这个男人的颈脖，她仰起小脸，迫不及待地送上自己的小嘴，她的手摸向他敞开的衣襟。

不知不觉中，她已吊在他的身上，她迎着他的吻，唔唔出声，“七郎，七郎，七郎……”

一声又一声，一遍又一遍。

王弘搂着她，把她重重按入怀中，他的左手，顺着她玉白的颈，摸向那雪白的半丘，他一边揉搓，一边喘息着问道：“阿容？”

“七郎。”唔唔声中，她的声音含着泣，含着美。

王弘头一低伏在她身上，就在她仰着头，满足地呻吟出声时，他迷糊的声音传来，“阿容，告诉我，我是谁？我是谁？”

陈容哭泣着，一声一声地唤道：“七郎，你是七郎，你是七郎啊。”吐出那个“啊”字时，一滴清泪沁出了她的眼角。

这时的陈容，已在他的抚弄下喜悦至极，她胡乱地抱紧他，吻着他的鬓角，哪里还记得回话。

就在这时，乳尖传来一阵刺痛。

陈容吃痛出声时，一个低而温柔的声音在她耳边轻轻呢喃，“说，我是谁？”

陈容睁大双眼，朝他抛去一个媚眼，波光荡漾，“七郎，你好傻啊。”迷糊地说出这几个字后，陈容突然紧紧地握住了他的双手。

王弘一怔，他慢慢地抬起头，看向陈容。

她用上吃奶的力气，左手紧紧地握着他的双手，歪着头，静静地望着王弘。

这时的陈容，眼神竟是少有的清澈。

王弘一怔。

就在这时，陈容咯咯一笑，一边笑，一边用丁香小舌舔着唇瓣，在王弘又变得幽深的注视中，踮起脚，右手摸上他的脸。

“七郎，你的脸红了，眼也有了媚色，真是好看呢。”

说到这里，陈容咯咯地笑得欢快，她伸手摸向他的玉带，重重一扯。在扯得宽袍落地，他那白净的胸膛、光裸精瘦的身躯，完全袒露在空气中时，陈容低下头，好奇地抓着他的左侧红果，歪了歪头，嘟囔道：“跟梦中一样。”

王弘正准备动作，听到她这话，挑了挑眉。

这时，陈容突然低头，重重地含上了那粒红果。

听到头顶处，王弘忍不住发出的呻吟声，她微微抬眸，眼波横流地瞟了他一眼，嘟囔道：“郎君真是可口。”

听到这话，王弘再也忍不住低笑出声。

可是他刚刚笑了一声，便再也笑不下去了。

因为陈容突然蹲了下去，仰着头，好奇地望着他的下面。要知道，这时本没有内裤一说，何况服过五石散后，全身发热，王弘除了那件外袍，里面是空无一物。

陈容仰着头，呆呆地望了那物一眼，“这便是男人之物？七郎，你人生得俊，这物却是甚丑。”

点评到这里，陈容还大力地点了点头。

王弘从咽中发出一声低吼，他右手扣住她的胳膊肘儿，把她重重一提。在令陈容站起后，双手一伸，把她横抱而起，转身向床榻走去。

他刚刚跨出两步，突然，从他的怀中，传来一阵欢乐的笑声。

怀中的女子，笑得如此欢快，如此不可自抑，直令他的胸膛一阵震动，手下更是打滑。

不知不觉中，咯咯地笑着的陈容，从他的双臂间滑落在地。望着坐在地上，玉肩半露，双丘抖动的陈容，王弘蹙起了眉，他伸出手，再次把她一扯。

就在这时，陈容突然双手捂脸，而她的欢笑声，也变成了哭泣。

王弘一怔。粗重的呼吸缓缓，通红的俊脸上，表情凝重了些。

哭泣中的陈容，软倒在地，缩成一团，呜呜说道：“我怎能做这种梦？七郎，你为什么要害我做这种梦……明知配不上，便应该弃了忘了，为什么我还会梦见

你？呜，若是冉闵得知，他岂能容我？”

就在“冉闵”二字脱口而出时，陈容的手臂间传来一阵疼痛。

接着，她的身子一轻，却是被人重重地抛了出去。

砰的一声，陈容重重地滚入床榻间。

这一摔可真是重，陈容吃痛出声，她伸手捂着玉臀，因为痛得太厉害，那满身的情欲稍去，连脸上的红晕也有淡去。

就在这时，一个极温柔极温柔的吻，印在了她的眼泪上。

那个熟悉的，清润中透着沙哑的声音，极温柔极温柔地在她耳边说道：“阿容。”

陈容胡乱应了一声后，只听得那声音轻轻地拂过她的耳膜，“那个名字，自今而后，不可再提了。”声音温柔中透着沉冷。

陈容不知不觉中，傻傻地应道：“是。”

“乖！”

他朝她的耳洞中吹了一口气，声音于沙哑温柔中，透着清意。

他倾身向前，光裸的身体缓缓覆上了她，眼神明润。

是的，明润，这时的王弘，眼神依然明亮异常，依然火热至极，可比起刚才，分明已是清澈了，明润了……便连扑向她脸上的气息，也变得沉稳优雅。

五石散的药力，过去了。

他低下头，任由墨发如丝般披垂在她的脸上。

他修长的手指宛如春风，轻轻地抚弄着她的唇，指甲轻挑间，他的声音沙哑中透着诱惑，“阿容。”

陈容睁大迷离的双眼，沉醉地望着他。依然是浑浑噩噩的她，本能地感觉到了不对，可是，也只是隐约的感觉而已。

王弘在她的唇上印上一吻，四唇相接间，他温柔无尽地问道：“冉闵他，可动过你？”

他的右手缓缓下移，手指经行之处，激起一串鸡皮疙瘩。

陈容睁大眼，胡乱摇着头，呻吟着答道：“没有，没有。”

闻言，那只作怪的大手下移，在她的心口处画着圈圈，他朝她的耳洞中轻轻一吹，在陈容的小脸越发绯红时，他再次问道：“那这里呢？”

那修长的手指按在她的唇上，“他可有碰过这里？”

陈容还在胡乱摇头，不知为什么，他的碰触明明是轻缓的、温柔的，可她就是觉得一阵阵酥麻难当，她就是想落泪，“没有，没有。”

他低下头，轻含着她白嫩的下巴，轻轻舔吮着，含糊问道：“那他碰了你哪里？”

问了一句，没有得到答案，他单手撑着身子，抬起头，眯着双眼盯着她。

陈容艳美的小脸，绯红粉嫩，白嫩如玉的肌肤，也散发着诱人的粉红色。她大眼迷离地望着他，被他吻得有点红肿的唇微撅着。

看她这样子，似是在寻思？

王弘笑得越发温柔了，他轻轻地呢喃道：“卿卿，他碰过你吧？”

在他温柔的笑容中，陈容委屈地点了点头。瞬时，那双清澈高远的眸子眯成了一条线，一股阴寒沉凝之气，在竹屋中流荡，“哦？你让他碰你了？碰了哪里？乖，说来听听。”声音当真是温柔至极。

陈容眨巴眨巴眼，好半晌，喃喃回道：“他搂我腰了。”

王弘挑了挑眉。

他慢慢说道：“只是搂腰？”

陈容歪着头望着他，在他的注视下，委屈地点了点头。

慢慢地，王弘一笑。

他本来容色俊美，肌肤如玉，光彩照人。此刻脸色绯红，那素来清澈高远的双眸，也有点散，有点迷离，有点媚色，再这般一笑……这样的王弘，动人至极。

陈容望着望着，咽了一下口水。

王弘见她眼神痴迷，他握着她的手，让它抚向自己的下身，在她燥热的指尖碰触的那一瞬间，他呻吟出声。

这时，陈容还在痴痴地望着他。

呻吟中的王弘，忍不住低笑出声，“悦我乎？爱我乎？”

陈容傻傻地望着他，听到他的问话，她点了点头，愣愣地回道：“郎君真美。”

说到这里，她咯咯一笑，小手从他下腹抽出，搂着他光裸的颈，唇压上他的唇，笑道：“这梦甚是真实。”她笑得欢快。

王弘缓缓压下，他把自己完全覆在她的身上，他右手轻扯，随着滋滋的衣帛破裂声，转眼间，陈容也是光裸着，身无寸缕。

王弘单手撑着躯体，低头打量着她。

他的目光如火，从她的颈，到她的胸，到她的腰，到她的下腹……到她的双腿。

他莞尔一笑，喃喃自语道：“果然尤物。”

就在这时，外面传来了一阵脚步声。

一个婢女期期艾艾地说道：“南阳王派人来了，说有急事相商。”

王弘头也不抬，含糊其辞地回道：“谁也不见。”

那婢女应了一声，“是。”

看到她走下，织姐连忙走上前，问道：“郎君怎么说？”

婢女盯着她，轻声说道：“他说，谁也不见。”

一句话说出，织姐和这婢女同时脸色微变。好一会儿，那婢女才呆呆地说道：“郎君他从小便定力非凡，于女色上面更是看得轻淡，可这一次……阿织，我有点害怕。”

织姐的脸色与她一样地白，她抬头望着那烛光飘摇下的竹楼，好一会儿，她笑了笑，语声变得轻快，“有什么好害怕的？我家郎君这样的人物，那小姑子跟了他，只会得意欢喜。她得意欢喜了，郎君自也是欢喜的。”

那婢女闻言，笑了起来，大大地点了点头。

竹楼中，呻吟声还在继续。

几乎是突然间，陈容泪如雨下，那泪水顺着她的眼角，流到她的鬓侧，沁入身后玉枕中。

泪水横流中，陈容分开双腿搭在他的腰间，她喃喃地，一声又一声地唤道：“七郎啊，七郎，七郎……”纵然是迷糊中，她的声音也是哽咽的、酸楚的。

他抬起了头，一眨不眨地、认真地看着陈容。在对上迷糊的她时，他微微一笑，轻轻说道：“阿容，你不能悔了……”声音沉静。

陈容不解地眨着眼。

只是望着望着，也不知为什么，那明媚的、充满艳色和欲望的大眼中，再次泪水满眶。

王弘低头，将唇压在她的眼睛上，他闭上双眼，温柔无比地说道：“乖，别流泪了……别让我心软。”

这一场欢笑，似是无穷无尽，也似是只有一瞬。

也不知过了多久，竹楼中安静下来。

一直侧耳倾听着的织姐，悄悄向前走了一步，低低唤道：“郎君？”

就在她以为里面不会有声音传来时，王弘低哑疲惫地命令道：“打一盆热水来。”

“是。”

不一会儿，织姐端着热水，轻轻推了推竹门。

竹门刚动，里面传来声音，“放下吧，不必进来。”

织姐一怔。好一会儿，她轻轻说道：“可是……”才说出两个字，里面的声音再次传来，“出去。”

“是。”

织姐放下水盆和毛巾、干净衣服，缓缓退下。

她听到了有人走下床榻，然后，看到手臂伸出，把那些东西拿了进去。

倾听着里面传来的哗哗水声，以及女子时不时的呢喃和男子温柔的安抚声，织姐的眉头越蹙越紧。

那年轻的婢女向她走来，朝着竹楼里面望了一眼，低声问道：“阿织，怎么啦？”

织姐瞪着竹楼里面，道：“郎君在给那女子抹身。”

一言吐出，两个婢女都不吭声了。

好一会儿，年轻的婢女颤声说道：“阿织，我们是不是，做错事了？”

阿织无法回答，透过淡淡的烛光，她清秀的脸孔苍白如纸。她们知道，她们的郎君，贵比帝王，一个妇人侍了寝，按照常理，是她们进去给郎君洗沐更衣，然后，换上干净床被，焚上去秽的香让郎君安睡。至于侍完寝的妇人，抬出就是，等她醒来，马上送一碗防子汤。

可现在，里面发生的事，已大大地超出了她们的认知。

好一会儿，阿织喃喃说道：“这么一个俗艳卑微的女郎，不是得到后，就应该弃如敝屣吗？”

这一觉，陈容睡得很不安稳。她不停地翻来覆去，紧闭的眼角，时不时地会流下一滴泪水。泪水如珠，在烛光下映着七彩华光。

也不知过了多久，天亮了。陈容慢慢地睁开了眼。她迷糊地看向纱窗外，慢慢地，她的眼中有了些神采。

陈容转过眸子。目光堪堪一转便定住了，在她的床榻前，坐着一个正伏案疾书的白色身影。阳光下，那白色的身影颀长俊逸，容光照人，明明就坐在那里，却如身处云雾中。

听到响动，那人抬起头来，冲她温柔一笑。

下意识地，陈容回他一笑。她眨了眨眼，又眨了眨眼，见他一直没有消失，不由狐疑地道：“你。”

“何事？”他微笑着看着她，声音温柔如水。

陈容又眨了眨眼，再眨了眨眼，见他还是没有消失，惊道：“七郎，你怎么在

这里？”

一句话吐出，她突然觉得有点不对了。

陈容低下头来。随着她的动作，丝被滑落，玉白的娇躯上青紫处处……她没有穿衣服！

陈容急急伸手，把被子一扯，牢牢地罩住自己，然后看向王弘。看着看着，她的脸色越来越白。

她再次低头，悄悄掀开一角被子，又瞅了一眼。

这一眼看去，陈容彻底地呆住了。

许久许久，她艰涩地说道：“昨晚，不是梦？”

这时的王弘，已放下毛笔，他侧过头盯着陈容，墨发调皮地挡在眼前。

“是，昨晚不是梦。”他的声音一既以往地清润温柔。

陈容慢慢抬头，呆呆地望着他，又问道：“我们……睡了？”

王弘的声音依然清润温柔，他含笑望着她，回道：“是。”

陈容紧紧地闭上了双眼。好一会儿，她嘶哑地问道：“我们，无媒无聘，不曾婚嫁地……睡了？”

王弘还侧着头，那绺调皮的发丝，在他的眼前飘荡，“是。”他的回答，还是温柔至极。

陈容慢慢地坐了起来。

随着她这一坐，丝被滑落，她那完美的、白嫩的上半身，便呈现在日光下，呈现在他眼前。

这般突然裸裎，陈容却是没有感觉到不妥。她让自己坐起，低着头，发丝披垂而下挡住脸孔。

她的声音低低地传来，“你可会娶我？”

……

久久，都没有回答。

陈容沙哑地说道：“是啊，你怎么会娶我呢？可是不管如何，我还是得问一问，你说是不是？”

房中安静至极，依然没有半点声音传来。

低着头，纵使不曾梳理也如缎般的长发挡着她的脸，她的声音，从长发后传来，“七郎，你准备如何安置我？”

好一会儿，王弘温柔至极地说道：“你给我时，仍是处子，我已留有凭证。阿容，你仍可做我的贵妾。”

“贵妾吗？”

“是。”

陈容低低一笑。

她慢慢抬起头来。

五指成梳，把头发拨在一侧，陈容侧过头看着王弘，嘴角上扬，清艳的脸上带着笑，“无媒无聘便跟了你，还是可以做贵妾？”

她的声音有点奇特，王弘没有回答，他只是定定地看着她。

陈容又是一笑，望着他，低低说道：“七郎。”声音温柔。

王弘轻轻应道：“嗯。”

“我就算是贵妾身份入的门，在琅琊王氏里，也是抬不起头做人的吧？”在王仪提亲时，她拒绝在前，现在却无媒无聘地跟他睡了……还真是贱得可以。这样的贵妾，连良妾都不如。

王弘低低地说道：“休怕。”

“是吗？”陈容眼波横飞，身体慢慢前倾。

陈容似笑非笑地瞅着他，轻轻说道：“七郎，你相信吗？我杀过人的。”

王弘不明白她为什么说起这个，不由怔了怔。

陈容嘴角微扬，那完美白嫩如脂的躯体，那艳丽动人的脸孔，在阳光下，散发着夺目的艳光，她轻笑道：“我杀了七个……都是女人。”

王弘蹙起了眉，他的目光从她美丽的身躯上移开，盯着她的眼，轻轻说道：“阿容，你累了。”她是什么样的来历，他一清二楚，这话分明已是胡言乱语。

可是，陈容的眸光，不但妩媚，而且清澈，哪里有半点说胡话的模样。她歪着头，眸光流波，依然似笑非笑，“便是我那族姐，若不是她一直住在别处，也早就被我弄死了……”一边说，陈容一边掀开被子，走下床榻。

一个刚刚失去身子的小姑，居然当着男人的面，这般毫不羞涩地裸着身子，光光地走下床榻。

可不知为什么，王弘却是觉得，阳光下，这具身躯直是苍天呕心沥血的杰作，直是艳美得惊心动魄。不只是这身躯，便是这张清艳的面孔，也一扫以往的怯懦、警惕、畏缩，笑得妖艳至极，冷得妖艳至极！

陈容赤足走出一步，清声唤道：“来人。”

声音一落，织姐便清声应道：“是。”竹门打开，她与另一个婢女，端着水盆和衣裳走了进来。

两女一进来，便对上了光裸在阳光下，静静而笑的陈容，不由怔了怔。

转眼，两女垂下视线，向她走近。

陈容朝那托盘上的衣裳望了一眼，嫣然一笑，“这衣裳怎是黄色？去，把那套白色衣裳拿来。”

两女一怔，如果她们没有记错的话，前不久这个女郎还说过，不穿白色衣裳的。

呆了一会儿，织姐走出。不一会儿，她捧着那白色衣裳走了进来。这衣裳

是她从陈容的包袱里拿来的。

织姐把衣裳放在已经洗漱完毕的陈容面前，忍不住轻声问道：“女郎不是不喜欢白衣裳吗？”是了，她是为了讨好郎君。想到这里，织姐轻蔑地瞟了陈容一眼。

陈容拈起那衣裳，望着它，莞尔一笑，“是啊，我是不喜欢的……我这么庸俗、这么心狠、这么可笑的女人，怎么配得上这般至纯至净的白色衣裳？”

这话一出，房中的三个人都怔住了。

一直歪着头，含笑打量着陈容的王弘，笑容慢慢一收。

陈容垂眸，她含着笑，慢慢穿上那白色衣裳，继续说道：“不过，我现在可以穿它了……若能再生，必是配得上它的。”

最后一句有点含糊，只有两婢隐约听清了。

把衣裳换上后，两婢开始给她梳发。

不一会儿，陈容命令道：“解开。”

两婢一怔。

那织姐皱起眉头，轻声解释道：“女郎，你现在是妇人……”还没有说完，陈容已冷冷说道，“梳成小姑发髻！”

两婢一怔，相互看了一眼后，转向王弘看去。

王弘还在看着陈容，他一直都在静静地看着她。

见他不说话，两婢只好顺从陈容的意思，把她的头发梳成少女的式样。

不一会儿工夫，陈容已是梳理妥当。也不知是不是因为刚刚成为妇人，她的容色，在以往的清艳之外，另添了一份冷。这种冷艳，使得她艳色照人，直有咄咄逼人之姿。

陈容的目光从铜镜中移开，站了起来。她转过身，含笑问道：“昨晚，那神仙饮，是谁的意思？”

两婢一怔。不由自主地，她们再次看向王弘。

再一次，她们看到的，是静静地望着陈容，目光眨也不眨的郎君。

两婢相互看了一眼，最后，那年轻的婢女轻声道：“是我。”她的声音一落，织姐便在一旁笑道：“女郎可是恼了？可若不是那神仙饮，你也不会得偿所愿啊。”她嘻嘻而笑，又说道，“我们知道小姑子是个女郎，就算喜欢郎君，也不敢说的，因此才助你一臂。”她向陈容深深一揖，求道，“女郎，你恕了我们吧。”

陈容没有回头，她走到窗台旁，玉白肉嫩的小手，轻轻抚上窗沿，抚上挂在旁边的佩剑，“这么说，给我喝神仙饮，是你们两个的意思？”声音含笑。

织姐见她似乎没有动怒，也笑了起来，“是……女郎，你恕了我们吧。”她和那年轻的婢女再次深深一揖。

这两个婢女，模仿着士大夫向陈容行着礼，口里说着道歉的话，可不管是她们的动作，还是说辞，都透着种轻浮，都透着种从骨子里发出的轻鄙。

“恕了你们？”陈容低低一笑，轻声说道，“那有谁，能够宽恕我？”她轻言细语地说到这里，小手抓着剑柄。

嗖的一声，长剑出鞘，阳光照在寒森森的百炼精铁上，光彩流离。见到她突然拿起剑，两婢同时叫道：“小姑子，这个不是你能碰得的！”声音带着习惯性的颐指气使。

陈容似是没有听到她们的指责，她把剑举起，手指成钩，于上面轻轻一叩，在发出一声低吟声后，她笑道：“琅琊王氏的，果是好剑！”

笑声出时，她右手闪电般地向后一刺！

噗的一声长剑入肉的声音传来！

只是一静，转眼，两婢同时尖厉地惨叫起来，而一直优雅地笑望着的王弘，这时也推几站起，惊愕地望着陈容。

陈容回过头来。

她手中的利剑，正稳稳地刺在织姐的胸口上！鲜血成河中，陈容脸上的笑容，嫣然至极，妩媚至极。

哗的一声，陈容抽出了长剑，然后，右手轻扬，血淋淋的剑尖再次向前一挺，刺入了兀自尖叫着的年轻婢女胸口！

随着她这一刺，噗的一声，鲜血四溅。有数滴鲜血溅在她清艳明丽的脸上，给她那嫣然妩媚的笑容，增添了一份令人心悸的艳丽。

直到这剑稳稳地刺入，旁边才传来躯体重重扑倒在地的声音。却是那织姐的尸体栽落在地！

哗的一声，陈容再次抽出了那血淋淋的长剑，抬起头看向王弘。便这般提着血

淋淋的长剑，向王弘走去。

王弘眨也不眨地望着她。

在他的注视中，陈容从他身边越过，慢慢走向门口。

王弘回过头，望着阳光下，她挺得笔直的、孤绝的、美丽的身影，忍不住叫道：“阿容。”

他的声音有点不稳，语调也一扫平素的优雅清淡，带了点低暗，带了他自己也没有发现的复杂，“我的贵妾，你便这么不屑吗？”

陈容慢慢地侧过头来。

便这么侧着头，似笑非笑地瞅着这个令她倾心、令她失身的男人，陈容清艳的脸上，有着惊心动魄的明丽。

她瞅了他一眼，也没有开口，便这般转过头，推门离开。

她一步一步地走下了台阶。

王弘低着头，望着她那挺得笔直笔直的脊梁，望着那染了斑斑血点的白裳。

刚才两婢的惨叫，早就惊动了府中的护卫。这时，几十个身着盔甲、手持兵器的护卫，正急匆匆地冲了过来。他们刚要呼叫，一眼看到站在竹楼门口的王弘。

几十双目光，嗖嗖地朝着陈容盯来。他们盯着陈容，盯着她手中那滴血的长剑。

他们又向王弘看去。这时，陈容已走下了楼梯。她望着站了一院，把去路堵得结结实实的王家护卫，嘴角一扬，浅浅一笑。

她停下脚步，回眸睐向王弘，眼波如水，似笑非笑，兀自红肿未消的樱唇轻扬。

她望着他，“七郎，你是想留下我吗？”

阳光下，她的衣裳白得晃眼，她那血淋淋的长剑，也红得刺眼。

在王弘望向她时，一个护卫上前一步，朝着王弘双手一拱，大声问道：“郎君，这个妇人可是杀了人？”

王弘没有说话，他还在眸光复杂地盯着陈容。

便这般，他盯着她，她含笑回睨着他。

久久，王弘挥了挥手。

随着他这手势一做，众护卫同时退下，转眼间，院落中再次一静。

见到众人退去，陈容转头，提步向前走去。此时此刻，不管是她转头的动作，还是那向前走去的步履，都是那么坚决，那么毫不犹豫。

盯着那白色的倩影，王弘双手紧紧扶着竹子做成的栏杆，再次唤道：“阿容？”

他的声音不小，可那白色的倩影不曾有丝毫停顿，她只是这般持着长剑，这般一步一步地朝外走去。

每走一步，地面上，便会留下几滴鲜血。那鲜艳的血迹，触目惊心。

王弘低哑温柔地开了口，他轻唤道：“阿容，回来……你无处可去啊。”

他的声音，吹入风中，如那落叶一般，转眼便被卷起，再也不曾在天地间留下痕迹。

陈容没有回头。不但没有回头，她甚至不曾停顿。

她一步一步地走向远方，一步一步地消失在他的视野中，直到再不可见……

也不知过了多久，一阵马蹄声传来。

一个骑士翻身下马，朝着竹楼上低着头一动不动的王弘拱手说道：“郎君，南阳王有十万火急之事，令你前去相商。”

这骑士的声音刚落，又是一阵急促的马蹄声传来。接着，另一个骑士策马奔来，朝着王弘叫道：“郎君，胡人已在城外结阵。”

王弘抬起头来。他温声说道：“备车。”

“是。”

转眼，马车便备好了。

不过王弘没有动，他一直低着头，任由寒风卷起他的墨发，任由衣袂在风中猎猎作响。

一个护卫犹豫地唤道：“郎君？”

他的叫声惊醒了王弘，令他抬起头来。他迎上那护卫，可不知为什么，那平素清澈高远而温柔的眸子，此刻似是有点空洞。他看着那护卫的后方，轻轻开了口，“来人。”

几个护卫应声而出，拱手道：“在。”

王弘扶着栏杆，俊脸微垂，一缕碎发在他的眼前飘荡，他静静地说道：“去，盯着那陈氏阿容……保护她！”

那几个护卫走得远了，王弘才慢慢地松开栏杆，轻轻说道：“里面的人，埋了吧。”

“是。”

两个护卫推开房门，入了阁楼。

片刻后，一人拱手问道：“郎君，这两婢以何礼葬之？”

王弘低着头，慢慢朝下面走去，“欺主之人，实可杀也！扔出去便是。”

这话一出，众护卫再次交换了一个眼神。